

中国文学思想通史

明代文学思想史

下册

罗宗强 著

中华书局

中 国 文 学 思 想 通 史

明 代 文 学 思 想 史

下 册

罗宗强 著



中 华 书 局

第十章 文学思想 多元并存局面之出现(下)

——真情与浅俗创作倾向的出现

唐顺之、王慎中他们重视文学的明道与经世致用，他们也讲抒情。而他们所说的情，是指性情之正，是回归无欲之初心。他们也讲“本色”。但是这个“本色”，也是指无欲的本然之初心。他们显然受着王阳明思想的影响，洗涤心源，使之澄明，复归于无污染之初心。唐顺之、王慎中的情论与本色论，都带着道德修持的手段在内，与他们的明道与经世致用观念是一致的。

而此时，同是受阳明心学之影响而出现的又一种情论与“本色”观，则偏于情之纵恣发泄，创作上追求真情与浅俗。

我们知道，阳明论及感情问题，留有一模糊之空间，可作出不同之理解。他有如下的一段话：

喜怒哀惧爱恶欲，谓之七情。七情俱是人心合有的，但要认得良知明白。比如日光，亦不可指着方所；一隙通明，皆是日光所在，虽云雾四塞，太虚中色象可辨，亦是日光不灭处，不可以云能蔽日，教天不要生云。七情顺其自然之流行，皆是良知之用，不可分别善恶，但不可有所着；七情有

着，俱谓之欲，俱为良知之蔽。然才有着时，良知亦自会觉，觉即蔽去，复其体矣。^①

这是说，七情未发时已有，如日光之无所不在。而且当其自然流行之时，七情皆是良知之用。这也就是他说的“情顺万事而无情”的意思。什么是“自然流行”？自然流行当然可以指在心体本明、良知自然发用之下的的情的感发；但亦可理解为情之无所约束。他这里所说的关键，是“不可有所着”。“着”，是执着、沉溺。有所着，是有所执著、沉溺；无所着，是不沉溺其中，要适度，无过与不及。那么，什么是适度，“度”在何处？也就可以作出不同的理解。阳明的弟子陈明水说：

故君子之学，求喜怒哀乐中节而已矣，节也者，非有预定之式可以求诸师友简册而得也，吾心昭然权度，随事着见，有不可过焉者，所谓帝之则也。^②

这是说，情感发而中节，并没有预定的标准。惟一的标准，就是“帝之则”，即天理。而此一天理，乃是我心之度。各人对于度之把握自是不同。所以阳明的另一学生欧阳德就说：“无所住而生其心之说，若善用之，即是情顺万事而无情。情顺万事而无情之说，若不善用，即流于猖狂自恣。”^③之所以存在善用与不善用的区别，就在于这个“度”的把握依赖的是心，用之在我，人各

^①《王阳明全集》卷三，《语录》三。

^②陈明水《答程习斋太尹》，《明水先生文集》卷一，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。

^③欧阳德《答问五条》，《欧阳德集》卷一，页 26，凤凰出版社 2007 年版。

不同，度亦各异。

阳明思想给个人之自信打开了一片天地；他关于情的思想，既可理解为回归纯净无染之初心，情顺万事而无情，七情之自然流行自合于良知；也可理解为发必中节，而节在何处，又是一个因人而把握殊异的问题。这就有可能流于节而无度，流于任情（如欧阳德说的“猖狂自恣”），为情之放纵留一门径。

王阳明之本意，原在于激励士人之道德修持，希望人人都能追求一种极高之道德境界，具圣人之气象。此一点，在带来自信，解除权威思想之束缚与禁锢上，影响至为深远。而此一极难得之思想突破，又为思想之解放开一门径。此一门径，正通向因商业发达而改变了的社会风尚。思想之解放与其时新兴的社会风尚一拍即合，回归自我，享乐、自信、自恣、放任情欲的思想行为在社会上兴起，影响到文学上来，便表现为发抒真情，追求浅俗的创作倾向。虽影响的只是一部分士人，如李开先、徐渭、沈明臣、朱邦宪等。他们虽人数不多，但却是万历之后文坛新风气之先声。

这部分人与唐顺之、王慎中和后七子都属于同一辈人。以嘉靖 29 年为例，这一年李开先 50 岁，顺之 44 岁，慎中 42，徐渭 30，沈明臣 33，朱邦宪 29，李攀龙 37，王世贞 25。李开先与唐、王都属于嘉靖八才子之列，而思想与他们不同。虽同辈同时代，而他们的文学思想倾向并不相同。这也可以说说明，嘉靖之后文学思想多元并存之现象。

第一节 真情与浅俗的创作倾向

徐渭(1521—1593)^①是一位奇才，诗、书、画皆奇，亦皆异于常规。陶望龄为其作《传》，称其性纵诞，“疏纵不为儒缚”，^②就是说他不受世俗礼法的约束。袁宏道为徐渭作《传》，引梅客生论徐渭：“文长……病奇于人，人奇于诗，诗奇于字，字奇于文，文奇于画。”然后论曰：“予谓文长无之而不奇者也。”^③奇，是指他独特的个性毫无保留地张扬。在常人看来，就是怪。在嘉靖时期，他是一位完全放纵个性、一位毫无保留地显示自我的人。他受有阳明心学的影响，却只是接受了阳明心学重自我的一面。他先从阳明的弟子季本学；后又学于阳明的另一弟子王畿。他与王畿还有表亲关系。王畿论情之感发流行，重在真。在《天柱山会语》中，他有一段与学生的对话：

子充曰：“阳明夫子居丧，有时客未至而恸哭，有时客

①徐渭，字文长，号青藤道士、天池山人等；山阴人。数试不第，入总督浙直福建右都御史胡宗宪幕府。嘉靖四十一年，胡宗宪被逮削籍，徐渭归越。四十二年，赴尚书李春芳召入京。因不肯为李春芳作青词，次年春归。嘉靖四十四年，胡宗宪复被逮入狱，徐渭惧祸自杀，以锥刺耳，深入数寸，流血狼藉，不死；又以锥击碎肾囊，亦不死。嘉靖四十五年，病狂，疑继妻张氏有外遇，杀张氏，遂下狱。由张元忭援救，于隆庆六年岁末释归。万历四年，如宣大巡抚吴兑幕。翌年归，病。卒于万历二十一年。

②陶望龄《徐文长传》，《徐渭集》第四册，页1340，《附录》，中华书局1983年版。

③袁宏道《徐文长传》，同上书，页1344。

至不哭。阳和终以不哭为疑。敢请?”先生曰:“凶事无诏,哀哭贵于由衷,不以客至不至为加减也。昔人奔丧,见城郭而哭,见室庐而哭,自是哀心不容已。今人不论哀与不哀,见城郭室庐而哭,是乃循守格套,非由衷也。客至而哭,客不至而不哭,尤为作伪。世人作伪得惯,连父母之丧亦用此木,以为守礼,可叹也已!毁不灭性,哀亦是和,悟得时,便是此学。^①

王畿也主张节欲,但反对人伪,要求合于天则。天则就是合乎心之本然良知,就是“真”。徐渭追求的也就是“真”,真性情:

夫不学而天成者尚矣,其次则始于学,终于天。天成者非成于天也,出乎己而不由于人也。敝莫敝于不出乎己而由乎人。^②

天成就是展现自我,非由人伪。他是非常尊敬王阳明的,《新建伯遗像》:

方袍綦履步从容,高颡笼巾半覆钟。千古真知听话虎,百年遗像见犹龙。夜来衣钵今何在,画里须眉亦似依。更道先生长不减,那能食粟度春风。^③

^① 吴震编校整理《王畿集》页 120,凤凰出版社 2007 年版。

^② 徐渭《跋张东海草书千字文卷后》,《徐渭集》页 1091,中华书局 1983 年版。

^③ 《徐渭集》页 228。

但他并不同意阳明节欲的观点。阳明主张通过心的修持，复归本然之良知。徐渭于此不以为然：

精舍俯澄渊，孤亭一镜悬。觅心无处所，将洗落何边？^①

阳明不是说要为善去恶，要心之修持吗？徐渭说心本无，何来修持？他用禅家的思想化解了阳明的修持说。他写有《论中》七则，谓中是度，是适时适事：

重曰为中者，布而衣，衣而量者也。自童而老，自侏儒而长人，量适视其人也。夫人未有不衣者，衣未有不布，布未有不量者。衣童以老，为过中；衣长人以侏儒，是为不及于中。圣人不如此其量也。^②

适时适事，就不“强人以纯天”：

中之云者，酌其人之骸而天之之谓也。犹曰半其道心者，亦半其人心者之谓也。^③

道心是纯乎良知，是无半点私欲；人心是有欲。阳明学说是去欲，复归于良知。徐渭则说“中”就是一半道心一半人心。其实就是强调私欲的存在。徐渭受到阳明学说影响的，是人人可为

^①徐渭《洗心亭为龙溪老师赋池亭，望新建府碧霞池》，《徐渭集》页178。

^②徐渭《论中一》，《徐渭集》页488。

^③《论中二》，《徐渭集》页489。

圣人的自信，是自我的信心，自我的绝对地位。因之重视文学表现真性情，反对复古。《论中》四说，古今事物不同：

殆为词而取兴于人心者设也，如词而徒取兴于人口者也，取兴于人耳者也，取兴于人目者也，而直求温凉于兽与木也，而以为古者，则亦莫敝于今矣。何者，悉蓑也，悉勑也，悉潦也，一其奴而百其役也。……是其诸所为奴而役者，多不逾数叶楮，少不能数十百字而止耳，往往拾唾俊以为腴，而自以为养。^①

他这样激烈地反对复古，完全是从表现真性情出发的。

他的创作实践，完全体现他的这种思想。他的诗、书、画、杂剧都如此。

他的字，全是不经意间自由挥洒，狂草奔放，棱棱散散，字与字，行与行之间，似照应而又似不照应，全是一己精神之外现。渭书之动人处，全在神而不在法，在意而不在笔。徐渭之画，如其书，不取形似，全在奇思妙想中画出。张岱论徐渭书画，谓：“余亦谓青藤之书，书中有画；青藤之画，画中有书。”^②张岱看到了徐渭的书画的共同点：都是写心，心之所之，随意而成。徐渭的画，不取形，不取理，而取意，随意涂抹。他曾画《雪里荷花》，全违背常理。他有一首《旧偶画鱼作此》：

①《徐渭集》页 491—492。

②张岱《跋徐青藤小品画》，《琅嬛文集》卷五，页 212，岳麓书社 1985 年版。

元镇作墨竹，随意将墨余。凭谁呼画里，或芦或呼麻。
我昔画尺鱗，人问此何鱼？我亦不能答，张颠狂草书。^①

元镇，倪云林。徐渭说倪云林画竹重在写意，不求形似，观者以为画的是芦或麻。徐渭说自己画鱼，人问是什么鱼，他说我也说不出，笔意犹如张颠的狂草。他并不注意物象的真实性，而着意于表现心绪。他说：“老夫游戏墨淋漓，花草都于杂四时。莫怪画图差两笔，近来天道够差池。”^②四时花草画在一起，虽背于常理，但他要表现的是心，是对于其时社会的不满，天道不公，如同他画中四时花草的错乱。在另一幅画上的题诗：“枝枝叶叶自成排，嫩嫩枯枯向上裁。信手扫来非着意，是晴是雨凭人猜。”^③他要表现的是真我面目，而非精确的物象。他说：“只开天趣无和有，谁问人看似与不。”^④他要写的是天趣，是不问似与不似的。他的画，以极简省的笔墨，大写意，而展现一片生机。他的画风，开石涛、八大之先河。石涛对之评价极高：

青藤笔墨人间宝，数十年来无此道。老寿不会论春冬，
四时之气随余草。^⑤

①《徐渭集》页 159。

②徐渭《题云烟之兴图卷》，转引自李德仁《徐渭》页 380，吉林美术出版社 1996 年版。

③徐渭《题花卉》，转引自同上书页 380。

④徐渭《墨花卷跋》，转引自同上书页 381。

⑤转引自李德仁《徐渭》页 428。

他说他也和徐渭一样，不问时节，只随气之所之而作画。徐渭的大写意花卉，甚至影响至齐白石，令白石崇敬不已：

青藤、雪个、大涤子之画，能横涂纵抹，余心极服之。恨不能生三百年前，或为诸君磨墨理纸。诸君不纳，余于门外，饿而不去，亦快事也。^①

青藤、雪个远凡胎，老缶衰年别有才。我欲九原为走狗，三家门下转轮来。^②

徐渭、朱耷、吴昌硕，齐白石，一脉相承，以大写意写心，完全是个性化的。都是中国画的瑰宝。

徐渭的诗，也和他的书、画一样，纯为表现真性情而作。他论诗，特重真性情：

今之南北东西虽殊方，而妇女儿童、耕夫舟子、塞外征吟、市歌巷引，若所谓竹枝词，无不皆然。此真天机自重，触物发声，以启其下段欲写之情，默会亦自有妙处，决不可以意义说者，不知夫子以为如何？^③

天机自重，是指真情之不得不发。他论文，强调以情动人：

人生堕地，便为情使。聚沙作戏，拈叶止啼，情昉此已。

①齐白石《老萍诗草》，转引自李德仁《徐渭》页434。

②同上注。

③徐渭《奉师季先生书》三首之三，《徐渭集》页458。

追终身涉境触事，夷拂悲愉，发为诗文骚赋，璀璨伟丽，令人读之喜而颐解，愤而眦裂，哀而鼻酸，恍若与其人即席挥麈，嘻笑悼唁于数千百载之上者，无他，摹情弥真则动人弥易，传世亦弥远。……情之于人甚矣哉！^①

他的许多诗，都是随意写出，无任何雕琢。《寿王生》：

四十年前王国鸣，红带编绳束发青，众客对之俱含情，我亦把酒劝一觥，欲引其答骄不应。今来转睛年六十，头发虽黑髭鬚白。诸朋作寿鹅双蹠，我却龙钟行不得。送肴一格四柿朱，令我自吃省我沽，惜少方兰唱鹧鸪，方兰若在亦丑吾。^②

诗没有什么深意，只是寿筵情景的脱口说出。《二十八日雪时绵被被盗》：

生平见雪颠不歇，今来见雪愁欲绝。昨朝被失一池绵，连夜足拳三尺铁。……太学一生索我句，飞书置酒鸡鸣处云设鸡鸣山上。天寒地滑鞭者愁，宁知得去不得去？不如着屐向西头，过桥转柱一高楼，华亭有人住其上，我却十日九见投。昨见帙中大可诧，古人绝交宁不罢？谢榛既与为友朋，何事诗中显相骂？乃知朱穀华裾子，鱼肉布衣无顾忌。

^①徐渭《选古今南北剧序》。《徐渭集》页 1296—1297。

^②《徐渭集》页 161。

即令此輩忤謝榛，謝榛敢罵此輩未？回思世事發指冠，令我不酒亦不寒。須臾念歇無些事，日出冰消雪亦殘。^①

由天寒绵被被偷受冻而转思富贵与贫贱的社会不公，引发对于李攀龙与谢榛绝交一事的愤慨，为谢榛鸣不平。李攀龙在《戏为绝谢茂秦书》中，用许多刻薄的语言嘲弄谢榛。徐渭从朱穀华裾鱼肉贫寒布衣的角度，发泄心中的气愤。全诗纯系内心的直白。徐渭其实是一位极重真情的人，他的第一任妻子弃世之后，他有深情忆念的诗：

十年前与一相逢，光景犹疑在梦中。记得当时官舍里，熏风已过荔枝红。

翠幌流尘着地垂，重论旧事不胜悲。可怜惟有妆台镜，曾照朱颜与画眉。

筐里残花色尚明，分明世事隔前生。坐来不觉西窗暗，飞尽寒梅雪未晴。^②

怀念他的亡妻的，还有：

黄金小纽茜衫温，袖折犹存举案痕。开匣不知双泪下，

①《徐渭集》页 143—144。

②徐渭《嘉靖辛丑之夏，妇翁潘公即阳江官舍，将令予合婚，其乡刘寺丞公代为之媒，先以三绝见遗。后六年而细子弃帷，又三年闻刘公亦谢世。癸丑冬，徙书室，检旧作见之，不胜悽惋，因赋七绝》之一、六、七，《徐渭集》页 341—342。

满庭积雪一灯昏。①

诗实在写得好，情真意切，皆自心底流出者。“满庭积雪一灯昏”，写尽凄凉暗淡的心境。

人知徐渭之狂怪，而不知其深情之一面，读其悼亡诗，而知其性格之真淳。他性格狂怪的一面，又使他与李贺暗合。他一见李贺诗，便引为同调。他的诗中有一些写得很像李贺和韩愈。《雪》：

暮天宝色珊瑚紫，海气结云云不蕊。瑶闕重关金锁寒，
枕席无欢帝妃死。百神走马散曹吏，马蹄踏空神各视。天
孙纤手裁素罗，纊帐横施九万里。皎人丝色光海波，海犀输
织一万驮。神人买赎不足用，长鬟散缟呼诸娥。世人不解
天上苦，罗帐锦筝围日暮。换取貂襯拂玉鞍，起向山南射
黄兔。②

《今日歌》二首之一：

琉璃佩刀光照水，三年不磨绣花紫。换钱解向市中悬，
我贵彼贱无人市。……③

①徐渭《内子亡十年，其家以甥在，稍还母所服，潞州红衫，颈汗尚泚，余为泣数行下，时夜天大雨雪》，《徐渭集》页342。

②《徐渭集》页117。

③《徐渭集》页121。

《题侄子家所藏双凤鸣阳图》：

海水动天天欲晓，天晓日灸珊瑚老。鲛人泣夜不得眠，早起来听凤凰叫。……①

他写祭荐国殇，《阴风吹火篇呈钱刑部君附书》：

阴风吹火火欲燃，老枭夜啸白昼眠。山头月出狐狸去，竹径归来天未曙。黑松密处秋萤而，烟里闻声辨乡语。有身无首知是谁，寒风莫射刀伤处……②

想象、辞语，无一不似李贺。明代不少人学李贺，都学不像，徐渭学李贺像李贺，非因其善学，乃因其狂怪之性格极适合李贺诗之想象与表现形式。从其性格而言，他诗中的李贺痕迹，亦其心迹之真实反映。有的想象，非正常人所有，如：“万里锦苞辞晓路，一泓寒舌搅春扬。”舌是寒舌；“一泓”，用来形容水，怎么能用来形容舌呢？舌是一条，怎么能是一泓呢？这或者也可帮助理解他学李贺与他的性格心态之关系。深情是真，狂怪也是真。陶望龄《徐文长传》有如下的一段话：

眉为诸生时，提学副使薛公应旂阅所试论，异之，置第一，判牍尾曰：“句句鬼语，李长吉之流也。”③

①《徐渭集》页 125。

②《徐渭集》页 114。

③《徐渭集》页 1341，《附录》。

他的文字之像李贺，为诸生时已然，可知其与性格有关。

他有的诗写得狂怪，但有的诗又写得通俗，有如口语。有位姓赵的朋友买妾，他便写诗嘲他：

王孙姓赵好门楣，空有文章未遇时。
便把真珠量几斛，
买将红粉共罗帷。^①

他写送别，《留别倪子》：

小门一径柳垂丝，帘下垂裾话别离。
却问归来是何日，
海榴如火烧高枝。^②

《王元章墓》：

君画梅花来换米，予今换米亦梅花。
安能唤起王居士，
一笑花家与米家。^③

他的《葡萄》诗五首之一：

半生落魄已成翁，独立书斋啸晚风。
笔底明珠无处卖，
闲抛闲掷野藤中。^④

^①徐渭《寄赵君时将买妾，戏赠之》六首之五，《徐渭集》页348。

^②《徐渭集》页353。

^③《徐渭集》页370。

^④《徐渭集》页401。

他的许多题画诗都类此。他还写竹枝词。真与俗，是徐渭诗歌创作的明显倾向。

此时与徐渭同样任情而行的还有沈明臣和朱察卿。沈明臣(1518—1599)^①为诸生时有盛名，数举不第，入胡宗宪幕，与徐渭同掌书记。他行为放纵。他有一首诗，自写其行迹，诗题是：《不佞少也挑撻无赖，今老矣，壮怀未销，每爱衣绯逃于物外，春郊则用以走马，东山则用以拥伎，秋江则用以把钓，高楼则用以对雪。因为四诗以自放焉，幸同声者和之》。他有不少写妓女和娈童的诗。他以任情放纵为放达，《达生篇》说：

北冥有鸟图南徙，风力扶摇九万里。
坳堂勺水杯即胶，蹄跨那得蛟龙起？
鶴鶩斥鶡飞复还，只在蓬蒿榆枋间。
世间万物大小定，蚯蚓欲作龙鸣难。
达观天地皆浮萍，尧舜之事何足惊。
嗒焉逍遙吾丧我，南华所以称达生。^②

他完全采取一种游戏人间的态度。他有一首《啐儿吟》：

六十八岁始举儿，丑月丑日兼丑时。
皇帝万历当乙酉，
为国添丁应不迟。
……次年丙戌四月晦，复举一女名阿
费。
……^③

① 沈明臣，字嘉则，鄞县人，数举不第，入胡宗宪幕。与徐渭、朱察卿、屠隆、汪道昆、王世贞相友善，有诗七千余首。

② 沈明臣《丰对楼诗选》卷九，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。

③ 同上书，卷十一。